



况味

闽南秋雨不须归

许健辉

从后港古街的老屋出来，海风迎面，飘起蒙蒙的秋雨。心底泛起几分安然，闽南的秋雨，到底不一样，沾着咸湿的水汽。我忽然就懂了王维那句“空山新雨后”，只是这山换成了海，这空也换成了满眼的烟火。

对农人而言，秋雨关乎收成。闽南民谚说“立秋有雨样样收，立秋无雨人人忧”。远处的田野，晚稻泛着金浪，地瓜藤铺遍田垄，还有农人趁着雨雾，正弓着腰在地里采收花生。于文人墨客而言，有了这场绵密秋雨，南国的秋天便多了一层温润和清寂。我打消了叫车的念头，信步走进烟雨之中。雨丝细软，沙沙拂过耳畔，我沿着锦江道缓缓前行。闽南秋迟，盛夏的繁华尚未尽数褪去，三角梅依旧开得热烈，一簇簇嫣红的花簇，沐在细雨里，静静迎接着这场姗姗而来的秋光。

红砖古厝旁立着几株桂树，细雨洗润枝叶，细碎金粟藏在浓绿之间，淡淡的桂香混着海风漫溢开来。漫步树下，雨珠敲打着桂叶，渐渐簌簌，李清照的“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蓦然涌上心头。想来红砖古厝的庭院之内，该是别有一番景致：燕尾脊承接落雨，雨滴顺着红瓦檐角滴滴坠落，寻一处石窗之下闲坐，看桂花随秋雨点点飘落，听雨叩红砖石墙，那滋味，大概就是乡愁的本来

面目。

思绪纷飞间，雨不知何时密了几分。雨声由细碎沙沙，转为密密匝匝的淅沥。我快步躲进临江的石亭避雨。雨珠噼里啪啦地敲打在亭顶的琉璃瓦上，滴滴答答顺着檐口垂落，坠进江面。雨滴落向水面，漾开层层叠叠的涟漪，一圈圈悠悠荡向远方，像极了鱼虾游过吐出的串串水泡。望着亭边疏疏落落的残荷，我不禁遐想，盛夏之时，这里莲叶田田，荷风送香；如今风雨过后，枯梗斜立水中。“留得枯荷听雨声”，若是夜色降临，细雨点点敲打残荷，声声入耳，该是何等清婉动人，只是不知那时是否还能这般心静。

正想着，有两位本地老者缓步走来，却并不进亭躲雨，任凭雨丝沾湿衣衫，依旧闲庭信步。不怕雨淋吗？我正疑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二人带着闽南口音笑着吟诵，慢慢向前走去。雨打阔大的树叶，萧萧作响，恰是词里写尽的风雨意境。苏东坡的诗句，写尽途中遇雨的心境。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觅奇趣，那份旷达胸襟，让人敬佩。何必急急躲避风雨？漫步潇潇秋雨之中，听满林秋雨交响，何尝不是人间一件乐事。我也走出亭子，学着他们的样子，轻轻哼起《定风波》。这世上的从容，大概都是被雨淋出来的。



途中偶遇一片柚林，枝头柚子已然沉甸甸垂坠，青绿的果皮沾着透亮雨珠。“秋风吹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闽南的秋，少有漫山红叶，却有满树硕果，桂香和柚香随风漫开。秋凉时节，本地人爱赴郊野，看田畴万顷，闻草木清香，感念岁月丰熟。他乡游子逢此绵密秋雨，也最容易勾起故土的念想，这便是南国秋天独有的醇厚与温柔。

离家越来越近，鬓角湿了，衣衫也浸上潮气，海风掠过带着一丝微凉，心中却格外澄澈安宁。绵绵秋雨之中，闻桂柚飘香，听瓦檐雨响，看古厝烟岚，那些欢喜、怅念与怀思，都悄悄融入生命深处。没带笠笠，也没披蓑衣，但张志和那句“斜风细雨不须归”，我此刻是真懂了。这闽南的秋雨，淋着淋着，就不想回去了。

一把旧雨伞

叶森岚

几十年前，父亲在村里的小学教书，我也在那儿上学。那时父亲下课后，还要卷起裤腿到菜地里去干农活。我最讨厌下雨天，因为父亲会撑着一把旧雨伞来接我。那把伞的边缘磨损严重，几根金属骨架脱了线。父亲用粗线一圈圈缠着，撑开时伞面歪歪扭扭，像个漏风的破布袋。我觉得很丢人。可父亲不以为意，常说：“还能遮雨，扔了可惜。”在我眼里，他特别“抠”，旧物能用，就补补继续用，过日子，能省的都得省下来。

有一年梅雨季，村口的土路被泡成了烂泥塘。放学时，看着同学们被家长接走，我站在校门口，心里又急又委屈。父亲赶来时，裤脚已湿到了膝盖，手里那把旧伞在风里晃荡，像一面落魄的旗。回家的路上，只要看见同学，我就下意识侧身，离父亲远一点。那天的雨越下越大，父亲的伞始终固执地偏向我这一侧，我的肩膀和书包干干爽爽，而父亲的半边身子，早已被雨水洒湿。

我考上一中后，更怕父亲来接我。城里的同学穿得漂亮，书包也是崭新的。父亲每次来，都穿着一身旧衣服。有一次，父亲站在人群外，远远地喊了我的名字。我装作没听见，低头快步走过。直到走到他身边，我才压低声音说：“以后别在校门口喊我。”父亲愣了愣，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行。”

那以后，父亲果然不再喊我。他只是站在远处的槐树下，手扶着车把，等我自己走过去。下雨时，他还是撑着那把旧伞。我那时并不懂，一个孩子的虚荣，会变成父亲的沉默。我急着同父亲拉开距离，父亲只能站在原地，把伸出去的手慢慢收回来。

中考那年，我成绩不理想，录取的那所高中离家远，学费和住校的开销都比原先预想的多出了一大截。父亲却什么也没有说，把厚厚的一沓钱用橡皮筋扎好，放进贴身衣兜里，带着我去报名了。我没有见过那么多钱，可能顶得上父亲大半年的工资了吧。从学校交完钱回来，父亲坐在天井口修伞，那把旧伞的一根伞骨又断了，撑开时塌下一角。他找来一截细铁丝，把断处一圈一圈缠紧，光线打在伞面上，那些细小的补丁、缝线、锈痕，显得格外刺眼。那一刻，我才明白，父亲从来只对自己“抠”，他把体面都留给了我，却独自把生活破损的地方一点一点缝补起来。

人生中有许多爱，是喧哗的，像春天盛开的花。爱却是沉默的，像一把靠在门后的旧伞。晴天时，我们几乎忘记它的存在；等风雨来了，它又第一个被撑开。它不管雨有多大，也不管路有多远，只是固执地倾斜着，替我们挡过许多雨。如今再想起那把伞，我的心里总会潮湿一片。



风物

古老民俗的现代绽放

任开旺

而成为福建民间动物神灵信仰的典型代表。

现场观看的村民们，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豪与满足。这种自豪感源于对自己家乡独特文化的拥有，这种满足来自内心深处对传统的坚守。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樟湖镇就像一座宁静的港湾，守护着这份古老而又珍贵的习俗。

当夜幕降临，千盏蛇灯被点亮。那一个个精美的蛇灯在夜色中穿梭，宛如流动的光影精灵。与正月十五元宵夜不同的是，七夕的蛇灯更多了几分浪漫的色彩——毕竟，这是中国人的情人节。蛇灯既带着崇蛇文化的神秘与魅力，也带着七夕的柔情蜜意，照亮了小镇的街道。我在这光影交错中，品味着樟湖镇独特的蛇趣，感受着浓浓的节味。

此刻，舞龙灯表演更是将节日的氛围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几条巨龙在街头翻腾跳跃，伴随着锣鼓声震天响，仿佛在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表演者们身着华丽的服饰，手持彩龙，随着鼓点的节奏翩翩起舞，他们的动作矫健且有力，展现出中华民族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人们在驻足观赏与拍照留念，沉浸在这片璀璨灯会的海洋中，感受着节日的喜庆和美好。猜灯

犹记当年

蔡培均

我不做争辩，无声拒绝，关起门来看小说。任他和母亲为志愿、专业各执一词，电闪雷鸣。母亲盼我女承父业当一名医生，体面稳当。父亲却觉得医生担子重，事关生命和健康，半点不能马虎。他希望能当一名老师，规规矩矩按部就班。

当时填报是先估分，再填报志愿，相当于盲选学校和专业。每一步都不能偏差太多，不然就是天地悬殊。父亲抱来好几沓厚厚的资料，里面是他筛选许久的省内院校、历年录取分数线与专业介绍，让我好好看看。我草草扫过，便将资料推回说：“不喜欢”。

父亲见状，语气沉了下来：“不选那就准备复读。”一句话戳中长久积攒的情绪，我骤然爆哭。父亲可能也被我突如其来状态吓到了，也不敢再逼，轻飘飘地丢下一句：“那我不管了，你爱上哪就上哪。”

此后是母亲默默陪着我，没再说关于志愿的事情。在递交表格那天，我心情很平静，我选择了喜欢的文科专业，只是没去心心念念的哈尔滨，选择了省内一所学校。可能我心底终究有些放不下。

而今年岁渐长，回看当年，父母那份爱意太紧太沉。半生曲折，他们总想把自己踩过的弯路理出来，替我们抹平前路坎坷。可人生有些坎坷，抉择，终究要亲身踱过方知其中滋味。

高考志愿无关对错。每一步都是独属于自己的前路。就如当年顺从心意做出的抉择，一路风雨一路跋涉。



呷好

藕孔里的秋光

吴巧雯

早晨去菜市场，站在水灵灵的蔬菜摊前，目光在白嫩的新藕和裹着黑泥的老藕之间游移不定。老板笑着介绍：“新藕脆，适合清炒；老藕糯，炖汤最香。”

妈妈爱煲汤，尤其是莲藕排骨汤。挑藕时，她用指节轻叩藕节，听声音判断老嫩；切藕块时，总爱切成螺旋状，说那样才入味。陶瓷锅在灶上咕嘟作响，香气从锅盖缝里钻出来，先是清清的藕香，继而混上肉香，最后被枸杞的甜味裹住。年少时，许多个秋天的晚上，一家人围着餐桌喝汤，秋日的安静与家的温馨，都藏在那碗汤里。

想到这儿，我直接请老板帮忙挑了一节老藕，又去买了排骨，提着满满当当的食材往家走，心里已经开始琢磨如何复刻妈妈那份味道。

厨房里，我学起妈妈的样子，用刷子给老藕去皮，褐色的皮褪去，露出象牙白的藕身；螺旋切开的藕块放进清水舒展；排骨在沸水里焯一遍，撇去如云絮般聚散的浮沫。所有食材倒进砂锅，开火后，清水渐渐变成淡黄色，几粒枸杞沉浮其间。

灶火调至文火，时间好像也慢了下来。锅盖边缘渗出的水珠顺着陶壁滑落，香气一层层漫出来：先是带泥土味的藕香，接着是肉香，最后是枸杞的甜。我盯着砂锅，发觉自己还是那个站在灶台前的孩子，守着妈妈的汤，守着秋天。

晚饭时，汤已经熬成了茶色，藕块吸饱了汤汁，筷子轻轻一戳，就绽出雪白的丝。盛装入碗，舀起一勺，汤面上浮着的油星映着灯光。我喝第一口，恍惚又觉得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笑盈盈地说：“趁热喝。”

喉间的暖意，像把过去的温暖，又拉回了身边。此刻的秋风刚起，能喝上这样一碗，心里也就踏实了。



诗意

七夕，醉在银河（外二首）

乔志兵

我把落叶和脚印留在银河岸上
然后向后仰倒
你在七夕鹊桥上
安静地坐着，不说话
我听见你的心跳
很慢，很轻
你的裙摆铺成了整片夜空
很甜，很美
七夕，顺着你的指尖
滑进一条没有尽头的河
我不需要岸
把我轻轻裹住
醉在你的怀里，不起来

七夕，在怀里

别管银河有多远
今晚的梦早就被我打包
等我们在鹊桥的尽头碰面
晚霞负责把空气染红
刚洗过澡的月亮
它软乎乎的
带着点桂花的香气
今晚，每走一步鹊桥生花
你捂热的月亮，顺着衣角
咕噜噜地滚进怀里
我们一起躺在发光的梦境里
听着彼此的心跳
把剩下的半生
写成一首，甜度过百的诗

七夕，银河夜市

今晚的银河不渡人，只摆摊
左边卖桂花酿的吴刚
正扯着嗓子吆喝
右边嫦娥开的胭脂店
把晚霞剪成红纸
在长长的银河巷
把吆喝声调大点，再大点
我要把这条墨蓝的河
摇出早市般的喧闹
喜鹊们用翅膀
给路过的每一阵风
系上铃铛
今夜，让那些掉进水里的星光
变成一串串甜丝丝的糖葫芦
一口咬下，这有爱的人间